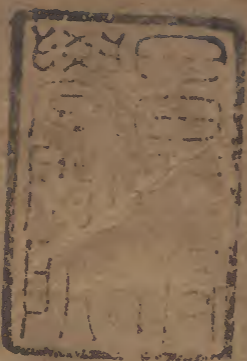


南華經三注大全

三



漢書門類			
一〇七六	七三六	一〇七六	七三六
冊	架	函	號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庫文閣内	
三	一〇七六
二	七三六
一	三
二	二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076	
冊數	13 ( 1 )		
函號	311	21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二

內篇養生主第三

淺草文庫

養生主總論

郭註 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

神之道者無為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為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凡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形愈天故真人誨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在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行

林肅齋云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

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

次第以下却不盡然○陸方壺云養生主養其

自前齊物論中真君透下益真君者吾之真主

人也一受其成行不亡以待盡日夜與物相刃

相靡於利害之場人循乎天理之自然安時處

之善養乎此篇教人循乎天理之自然安時處順將使利害不騷于心而於生無變于已然後謂之善養主人也○李秉一云養生主者養其生之主也主神也所謂丹基也養神之道在乎去知無知則無善惡矣唯緣其真元督其知累

養生主

養生主

物者何有子利石  
順中而不失其常  
保身延年之理有  
在於解牛喻應  
物刀以喻生十九  
年而刀若新發剛  
則割繁治劇不知  
其幾而吾之精明  
者愈久而不弊是  
為生之主人當善  
養者唯信乎平日  
所以濟濟于斯時  
以不用而成大用  
也至于善刀而藏  
則應物餘暇欲知  
韜光物遂其遺事  
盡其理而吾之利  
用未嘗或虧古之  
大隱居野接物而

常應學得此道  
故也是以學道之  
要虛靜為先非虛  
無以全神非靜無  
以復命性全命復  
養生之能事畢矣  
○五日生節  
部註 生也有涯所  
稟之分各有  
盡也夫率重携輕  
而神氣自若此力  
之所限也而尚名  
好勝者雖復絕齋  
從未足以謙其頭  
此知之無涯也故  
知之為名生於失  
當而滅於冥極真  
極者任其至分而

以為經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道不過此緣督  
之經不外人身中五行之妙五行皆歸于土而  
上生金故解牛言刀者會土之金也世間萬物  
入火皆壞惟金不壞金之為寶銘之得木擊之  
得火其柔象木其色象土水火土木四時皆備  
修煉家名曰金丹又曰刀圭皆坎意也刀之為  
用排擊則折游虛則善養刀之道遺虛而已然  
坎位金乃無傷故又言澤雉澤水也水獨則盛  
矣雉離物雉步澤中不就樊畜不介相火坎填  
離之意也水能生木薪則木稿以稿木燒火火  
歸於土也大抵養生主在去知去知在取坎宮  
坤填離宮水火既合龍虎交噬總歸坤宮則  
御氣出有入無發則其薪藏則其善破生或  
途超夢覺之閑時來順去何性不樂此  
之謂帝之懸解嗚呼老聃真不灰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  
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

林肅齋云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  
處也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  
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  
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齋物  
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美自以為知  
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  
之所以儆後世者深矣以此之所謂殆即盡之所

無毫末之加是故  
雖負萬鈞苟當其  
所能忽然不知重  
之在身雖應萬机  
泯然不覺事之在  
已此養生之主也  
若以有限之性尋  
無極之知安得而  
不困哉已困於知  
而不知止又為知  
以救之斯養而傷  
之者真大殆也必  
也忘善惡而居中  
任萬物之自為悶  
然與至當為一故  
刑名遠已而全理  
在身也緣督以為  
經者順中以為常  
也苟得中而真度

則保身全生養親  
盡年事無不可  
者夫養生非求過  
分蓋全理尺年而  
已矣  
**呂註** 生隨形而有  
尺知逐物而  
無窮以生隨知則  
有殆而已已而繼  
之以知卒於殆而  
已夫天下皆知美  
之為美斯惡已皆  
知善之為善斯不  
善已善惡皆生於  
知其相去伊若唯  
上不為仁義之操  
以近名下不為滯  
僻之行以近利善  
惡兩遺而緣於不

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  
而作也此數句正是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  
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  
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  
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  
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  
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  
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  
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  
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  
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  
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  
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  
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菴以  
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  
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  
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  
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  
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駢拇  
篇參攷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

浮已以為常是乃  
創心去知而止乎  
不知之道也保身  
全生恭親盡年俾  
以加此

林註

夫真性裂而  
有善惡善惡  
立而有名刑惟順  
性命之情而不損  
不加于萬物混同  
而無譽無毀則刑  
名之所不能及也  
天下所以有善名  
因不及者立所以  
有惡名因過之者  
生或輕生趨羨以  
要一時之名或貪  
生逐利以陷中道  
之天皆所謂近名

近刑之善惡非順  
性命之情而去其  
已甚者也

褚註

為善無近名  
為惡無近刑  
或引善不積不足  
以成名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為証則  
是為而近名刑也  
或引上不取為仁  
兼之標下不敢為  
淫僻之行則是不  
為而不近名刑也  
此其義與經異蓋  
世所謂善惡特見  
其迹者耳聖賢所  
謂善惡公而无吟  
為於無為豈常情

曾南經卷之三言

乃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

○陸方壺云  
涯無涯盡此箇思慮禪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  
有休歇求嘉禪師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  
他心意識痴人喚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  
多矣幻之身不過百年作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智  
虛幻之身不過百年作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智  
主人相刃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場豈不殆哉言  
止既已殆已而不自覺也若能益省速改猶可及  
悟亦終於殆已而已矣老子清靜經有云衆生所  
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  
既驚其神即着煩惱既着煩惱即妄起憂苦身心  
貪求即是煩惱既着煩惱即妄起憂苦身心  
意益指以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來太虛閃電非  
本自清靜以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非  
宜有况復見之于行至有形迹乎學道者只宜  
虛靜恬澹寂寞無為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

如是安養生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  
不思善不思惡特是汝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  
亦遠之復為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  
有曰果者有情下種則回地果生曰不近刑名  
則無曰可知故以二句當如以看即此不思善  
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盡以為常經故曰  
緣督以為經督者人之中脈下貫尾閭循而上  
交故以督為中訓玄教家通以督脈引氣而上  
行至泥丸謂之子欲不致修崑崙然後可以引  
年以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却不是如以說緣  
督只是借喻在子書論性宗處居多養生主只  
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余亦在  
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辱之知  
故曰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  
盡年○李衷一云生形骸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  
也涯止也隨從也云生形骸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  
如以目從視以耳從聽之類殆危也生隨知也  
已而為知言已又起知也把目從視便淫了自

所能識哉夫為善惡而近名刑不為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間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為常道則虛微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

目淫益起視把耳後聽便亂了耳耳亂益起聽分紛擾擾仰時而已必至戕生故曰殆而已為善便近名曰無近名無為善也為惡便近刑曰無近刑無為惡也善惡都有行想有羈累都無殆已故皆欲無之緣因也督治也經營也錄其真元乃真緣也督其知累乃真督也以其為經營引參同契所謂經營養動鄂也以其形骸無朽敗也所以全生真元無喪失也可以養親事其聖父靈母也所以盡年竟年不灰也人身中骨血所生之父母為凡父母以云養親者養吾身真父母也乾坤之精是也嗟乎名之始人何以異刑哉功名之士役身於卷婁虛名之士攬神干亢脩名之所去壺殮光客名之閔兩臂必割鮑焦立稿爰旌伏地安歸乎歸于名也由方外觀之堯舜禹湯孔子之傳亦名客耳黥以仁義劓以是非無涯之殆惟名為甚故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又曰吾鎮之以無名之朴彼昭昭然買名名聲于天下者世謂之榮士乃莊生謂之

庖丁節

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尺扒

節註

自手之所觸至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尽理之甚既造牛理又合音節也進乎技者言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能見其理間也未嘗見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若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外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

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以目視。聞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緩心而順理也。依天理者不橫截也。批大卻者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也。莫大窾者。節解窾空就窾。令殊也。因其固然。力不妄加也。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碍。投之妙也。交錯聚結為族。視為止者。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縹然已解。得其宜。

**呂註** 物以有而得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其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以目視。聞道者以心契。而不以知之識之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輒乎。

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縹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養生焉**

善音畫 嚮音亨 駘音麥 中去声 諱音熙 窾音款 輒音欲 諫音獲

**林慮齋云** 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

刀。則肩有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踦。踦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個宰牛底人。砉然。騞然。騞然。皆是其用力之聲。却以奏刀二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砉騞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是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譁嘆也。技蓋至此。言如坎其妙也。釋刀

則用刀也。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上也。善刀而藏之。拭刀而發之也。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无物非道而無道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无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剛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為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間乎其為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刃恢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游万物之間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為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休然為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慎終如始无敗事矣

李註

物本無物其体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真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所解數

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聞見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卻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綮音頃肯綮者骨肉相着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况大軋手良庖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為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研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刃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硲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



千牛則應世故之  
變不為不多而刀  
若新發刃者蓋執  
迹則瞬息已遷操  
本則亘古不去一  
身已幻孰為可奏  
之刀萬物皆妄孰  
為可解之牛哉物  
我既忘能所斯泯  
故未嘗此而大卻  
自离未嘗道而大  
竅自釋奏刀騞然  
而無應物之勞釋  
刀而对而无留物  
之累其終也善刀  
而藏之復歸於无  
用矣以道觀之在  
解牛非碍則解亦  
不在礙礙礙非  
解則礙亦不立以  
庖丁視族庖解者  
解其碍也以族庖  
視庖丁礙者礙其  
解也解礙俱遺虛  
而已矣以是道而  
游乎万物之表彼  
且惡乎礙哉

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  
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以處蓋言世事  
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攪  
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  
生之法也以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  
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  
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  
脚忙乱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  
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  
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卻大  
竅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  
個難事做怵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  
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  
焉行其刀以但言加仔細之意也我既加意仔  
細為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  
着力也諫音慝解音蟹諫忽然之意解散也言  
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  
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  
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  
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以乃滿我之

楊註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

刀之音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鋒諸黃鍾之律苞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嬾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伊曾亡哉

鑿註

砉然皮骨相離聲騞然聲

大於砉也經首咸也率章也卻李云間也駁司馬云空也肯著骨肉也祭後結處也軼之疾大骨也十九年以十年為率而用之九年言其久也研砥石也善以善後拭也

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為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為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為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仔細看○陸方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刃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其理而已矣昔者庖丁之所履膝之所踣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聲素然騞然騞然皆中音律桑林經首古樂名庖丁解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也非技也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泐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筋脈骨節各有虛處可以將刃不見其全牛喻如初學道時人問世務看不破觀不見其全見萬事業性擺脫不開功夫純熟之後則見事各有理力有固然曰其固然順而應之則大小虛實而後下刀今則臣當其固然順而應之則知止而神欲行官謂手足以神遇而不以目見官有齟齬便知止而交會之處也夫天理之知止者遇也卻讀曰隙導引刀而入之也肯綮骨肉之恰好處筋節所在也大軼大骨也言我之技精效衆庖技劣不識卻竅一遇大軼便有一折而易刀之刀以十年為率用之九年所解不數千牛可謂勤且久矣而刃若新蒸於刃如故剛

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刃者無厚以無厚之刀  
 入有間之節嘗見恢恢乎寬哉游刃有餘地矣  
 又烏得慎乎雖然每至于族則吾見其難為族  
 聚也言我每至筋骨聚會盤結之所心手雖熟  
 亦必怵然驚惕寧視止觀遲其批導微其運動  
 唯恐一犯肯綮及其謀然已解則如土之崩委  
 干地於是提刀四頭躊躇滿意到盤錯亦必動心  
 盪磨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必動心  
 忍性不取率意而行益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  
 檢少疎恐有虞失驚神多矣通篇寫庖人難情  
 狀宛然畫筆末結一語有萬鈞之力○李衷一  
 云桑林經首古樂名中音刀聲中也即若然獨  
 然驕然也所見無非牛未見其虛也三年而後  
 膝躋是也全牛見其虛也神遇不以目視聞與  
 未嘗見也官知止耳目之官廢也神欲行發心順  
 理會也依乎天理不橫截也卻際也神欲行發心順  
 此竅空也有大竅故可導因其故然刀不卻故可  
 也無得故刀若新發則折以有礙故其刀行游也  
 也大有餘地乘間處若有餘也視微止目不他屬  
 也行為遲徐其手也微者入處甚微而刀動也  
 也然已解如土委地微者入處甚微而刀動也  
 提刀而解之善刀而藏向有無刀游也  
 解之際其游刃也若餘則在解之時亦不知  
 其族之難為也動刀也甚微則在解之時亦不知  
 丁之論大抵皆寓言而巳矣虛者養刀之道也  
 土屬牛者解其肢體骨節也故曰者然已解也  
 土委地即人身中尸解之謂也故曰者然已解也  
 發於剛淬以水也解之謂也故曰者然已解也  
 剛不壞體之謂也故曰者然已解也  
 本然相離即身中五蘊皆空之謂也故曰者然已解也  
 力遇虛則入而無礙解神之神善體乘虛則溢而  
 無礙化神行如游刃神藏如善刀無為法縛而  
 為法脫無用而有神藏如善刀無為法縛而  
 目形骸孰見其全萬化無生去來伊知其  
 解老氏謂致虛極萬化無生去來伊知其  
 生之理與養刀伊以異哉故曰聞庖丁之言得

公文節

**節註** 介偏刑之名

知之所無奈  
仰天也犯其所知  
人也偏刑曰獨夫  
師一家之知而不  
能兩存其足則是  
知其所無奈仰若  
以右師之知而必  
求兩全則心神內  
困形骸外弊矣豈  
直偏刑而已哉兩  
足共行曰有與有  
與之貌未有疑其  
非命也以有與命  
也故知獨者亦非  
我也是以達生之  
情者不務生之所

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命之所無  
奈仰也全其自然  
而已斲求也樊所  
以籠雉也夫俯仰  
乎天地之間道遙  
乎自得之場固養  
生之妙處也又仰  
求於入籠而服養  
哉夫始乎造而卒  
未嘗造者忘造也  
心神長王志氣盈  
豫而自放于清曠  
之地忽然不覺善  
之為善也

**集註** 介獨也即見

獨疑獨之獨  
有與則非獨矣右  
師知識俱忘而滄

曾南有年 歷二生

養生  
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  
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  
王不善也

**林慮齋云** 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刑之人為

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刑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  
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耶人刑之耶刑足分明  
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

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  
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  
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坎意  
益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浚底  
也是造物為之益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  
之也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  
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坎數句借澤雉而喻乃  
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  
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  
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

養生之要 內篇養生

然遊心於彼公文  
軒已望而知之故  
猶問其天耶人耶  
言伊以致此也夫  
天之生人自有知  
見而人不得以偶  
之此天之使也苟  
不知知之自知見  
之自見又為知見  
以益之則有與而  
屬之人矣即老子  
所謂子伊與人偕  
來之眾也澤雉飲  
啄雖維必以樊中  
為苦要思以善其  
神耳彼知見者亦  
人之樊也非至人  
則德能縣解之哉

○老聃節

節註 秦失人弔亦  
弔人弔亦弔

弟子怪其不倚戶  
觀化乃至三號不  
知至人無情與眾  
號耳故若斯可也  
老者如哭子少者  
如哭母嫌其先物  
施惠不在理上佳  
故致以甚愛也夫  
天性所受各有本  
分不可逃亦不可  
加感物太深不止  
於當遯天者也將  
馳驚于憂樂之境

皆足而為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畜乎樊中  
斲頭也樊籠也伊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  
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  
善也王音旺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  
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陸方壺  
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刑足之人既以身犯虎口  
苟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止染指龜鼎遊於穀中  
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伊人也而胡為乎介  
也其天成之與人為之與蓋右師雖非天成然  
常人不刑而彼獨刑之若天刑之者故曰天之  
生是使獨也伊也人之生也皆天與之形道與  
之貌故人之貌有與也然人人皆同而彼獨有  
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非人則不當尤人  
知其天則當安余安余之人不着外物以驚其  
神澤雖卜步一喙百步一飲飲食如狀之難然

而不求畜乎籠中蓋以神雖王而日有驚擾不  
謂善養生乎善養生  
者利害不涉於其身

老聃歎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  
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  
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  
刑遠來夫子時也遠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

一本故字下有為字

維殺戮未加而情性已因庸非刑哉  
適來時自生也適去理當歟也夫哀樂生于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伊得伊失孰成孰生孰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窮也也為新統前新也前新以指之於前

新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大故為新而大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然而更生哉  
**呂註** 弔之為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為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為不足以弔子所

魯南有年正二生

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縣音

林肅齋云：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

貶刺，便是為貶刺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况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吊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歿，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至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

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坎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倍與背同。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以此却發明盡歿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歿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

魯南有年正二生

以疑其為非友也  
 始吾以為其人  
 後老聃者皆得聃  
 之道今見其老者  
 少者愛慕而哭泣  
 之不能安時順處  
 所以知其非人也  
 蓋必有不斲言而  
 言不斲哭而哭者  
 內外相成此所以  
 會之也人之所受  
 於天其性命之情  
 未始有物而為之  
 哀樂是道天倍情  
 忘其所受无適非  
 天而欲道之不免  
 于刑而已矣知其  
 適來而安之適去  
 而順之古者謂是

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  
 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  
 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薪火謂  
 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  
 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  
 也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  
 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譬喻結末豈  
 非文字奇妙處○陸方壺云夫至人無思不以  
 秦失吊之三號是也門人疑其薄友則非矣秦  
 失以正意答故兩然之却說老子死而老幼哭  
 之皆盡哀翻覺老子有不是處必其所以會合  
 人心者必有深於用情之處故不求譽而譽者

帝將解以其未  
 洪有灰也火之所  
 託者薪而火非薪  
 其為薪也雖窮於  
 指而火傳不知其  
 盡何則火之在此  
 薪猶彼薪也其傳  
 豈有盡哉火以喻  
 生薪以喻形達此  
 則知生之所以為  
 生者未嘗有始也  
 何哀樂之能入也  
 哉

自至不求哭而哭者自至道天理倍人情忘其  
 未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  
 也故曰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非至人則為  
 天矣古者謂之遁天刑者刑者刑也非至人則為  
 益理之一成而不可易者刑者刑也非至人則為  
 古人方有此議論今人則不然今古者謂之見得  
 係念於生是生而慶歎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道  
 情也死生一乘去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  
 順也子指弟子而來教之不能入也此便是一去  
 處順則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一去安時而  
 或無變于己者如此則帝之縣解矣帝謂天  
 縣人如倒懸之縣困縛之象帝亦未嘗以死生  
 解矣今人謂之翻疑為帝無變于己則帝之縣  
 也不知自大道而觀同在大匡廓中一氣混茫  
 嗣續不絕滅于東而觀同在大匡廓中一氣混茫  
 傳指薪而觀會有窮盡然盡於薪喻於火相薪則  
 古及今曾見有大盡時耶薪喻於火相薪則  
 薪則不可謂此薪為彼薪火則不可謂此火非  
 彼火達觀者可以無變於死生之故矣此秦失

集註

按佛典有解  
 此者曰火之  
 傳于薪薪神之傳  
 于形火之傳異薪  
 供神之傳異形前  
 薪非後薪則知指

彼火達觀者可以無變於死生之故矣此秦失

曾南有在歷一生

卷之三

十三

窮之術妙前形非  
後形則悟情數之  
感深惑者見形朽  
於一生便謂神情  
共喪後睹火窮於  
一木便謂終期都  
盡可乎以其說亦  
甚精矣然舍生趨  
生則猶未了之談  
也竊意以指計薪  
薪多而指有窮及  
火相傳燒不知其  
即時盡矣蓋躍金  
不出乎鈔浮漚必  
逐之海以見其无  
灰生一也前言生  
之當養此言灰生  
如一豈故相反哉  
知灰生之一者乃

**林**

縣者心有係

也知天理之自然  
則天亦不能以灰  
生係著我矣故曰  
帝之縣解

**劉**

薪火之論以  
譬神舍于形

而屢移者也古之  
至人所以載營魄  
而視形骸為逆旅  
者以此况肯仍形  
而喪其尊形者乎

正教弟子所以三彌而出之意○李衷一云無  
言而明知其不灰也始吾以為其人而今非  
也指老者少者之哭老氏以會合之豈所願哉  
老氏不以灰生係念彼不斲哭而彼哭故曰遁天  
益有不斲言而彼言不斲哭而彼哭故曰遁天  
倍情亡其所謂道情也遁天也夫子老子也適來為  
情也非所謂道情也遁天也夫子老子也適來為  
成也理之一成不可易也夫子老子也適來為  
時孰為生乎適去為順孰為樂乎非也適來為  
哀何樂故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縣繫也解  
則無係也無係於無灰矣指棺以下正言其解  
以縣解也火傳也指棺於薪指少而薪多言不可  
知即盡矣薪者已成之木與柴木不同徒資火  
耳薪不盡則火不絕以火燒薪則薪灰矣薪盡  
于火則火滅矣旨哉薪火之說也人身五蘊火  
為難成有與火也旨哉薪火之說也人身五蘊火  
亦火也故知之有累火未滅耳火之未滅薪未  
盡耳未縣解以前耳目形骸孰非吾薪既縣解  
以後定虛寂滅孰為吾火去形必剝心剝則

**形**

薪火之論以譬神舍于形

而終之吾云竊謂養生者長生也長生則不灰矣  
百年而泥之以老聃延年益壽之說謂形骸之軀可千  
之遠以庶幾其不灰而不知有灰則有涯矣  
則有灰矣養生家稱不灰而不知有灰則有涯矣  
子安在乎老子者必柱下老子之形則嘗灰也  
頤所以為老子者必柱下老子之形則嘗灰也  
耳老所以為老子者必柱下老子之形則嘗灰也  
有生滅神之無生滅形之去來第儻然也而神則  
常存矣未生非無方生非有既死非凶故曰神則  
行又曰神王養生者養生之生也神則非凶故曰神則  
之形也如形則有不灰其生之神也非凶故曰神則  
不灰緣督者生則有不灰其生之神也非凶故曰神則  
灰之關乎章首言知無涯而終之以不知其盡  
亡者壽又曰不自生故能長生有老子曰灰而不

而屢移者也古之至人所以載營魄而視形骸為逆旅者以此况肯仍形而喪其尊形者乎

而屢移者也古之至人所以載營魄而視形骸為逆旅者以此况肯仍形而喪其尊形者乎



人間世總論

林註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

為大固不可不盡也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衝全斯為善矣故以篇首以孔顏問答繼以子高顏闔之論其論守身行義應物審免以處人間世之道俗矣而復繼以櫟杜商丘支離之說

集註

此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直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

不得已而有世俗之償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見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杜眾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山木膏火桂棗之患傲世尤切唯其知

又有不亾之歎則生可歎亦可而伊乃言長短壽夭也莊生言老聃歿于澤維神王之後以終養生主之旨豈無意與

內篇人間世第四

林肅齋云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

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濶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段

意思

夷明養晦和光同塵世出世法莫不繇此

夫至人無為而無不為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以正身和心大為立言之旨緊至於積伐才美以

才乃無用之大用所以老平受用得力處全在救以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已中得來耶李喪一云人間世者涉世也夫道非絕俗德非遁世養生之人行未滿潛伏人間安能俗德非遁世交接乃世間之人善人少不善人多好勝喜爭惡成樂敗並生屬心如行若蕉之國使多詐之邦傳不道之諸豈不難處而我又昭昭然揭已之長暴人之短以犯其所甚難而觸其所甚妬夫爭世忤物則暴者不怒而銜美求用則愚者忌身惡得全而害安得免夫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不與愚爭智不與不肖人爭賢不與不美人爭美不與無方人爭有方虛而待之不己而應之順而達之冲乎其若無心渾乎其若無意廢幾其可免於患難雖然才者衆之妬也譽者咎之媒也况福輕禍重世誰與我縱使委曲婉轉做無害不若無傳傳儲不若無傳只須不若無行傳命不若無行賢而去自賢才美而去藏智於愚懷玉於褐行賢而去自賢才美而去夫惟無譽所以無咎亦惟無用所以有用此處

世之難可以處  
世而無難矣太上  
云聖人侯難之故  
終無難也

顏回節

節註 行獨不與民  
同款也輕用

其國者人君動必  
乘一怒則伏尸流  
血一喜則軒冕塞  
路故君人者之用  
國不可輕也不見  
其過莫敢諫也輕  
用民必輕用之於  
死也死者以國量  
乎釋若能家國而

輸之死地不可稱  
數視之如草芥也  
民其無如矣無所  
依歸也道不款雜  
言宜正得其人若  
夫不得其人則銜  
百醫守病造足致  
疑而不能一愈也  
古之至人有其具  
然後可以接物彼  
不虛心以應物而  
後思以犯難故知  
其所存于已者未  
定也夫唯外其知  
以養直寄妙當於  
群才功名歸物而  
患慮遠身然後可  
以至於暴人之所  
行也且德之所以

世全生之要道也篇中只二意顏回公子高顏  
闔之論是無爭世意操社商丘支離疏接輿之  
論是無炫美意但莊子生周未見世亂不可為  
畢竟歸重不用上去故以狂接輿之言終焉養  
生主是出世法人  
間世是住世法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嘻若始往而刑耳夫道不  
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諸已者亦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  
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  
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  
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立未達人氣名  
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  
人菑人者人况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  
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  
詔王公必從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焚之而

曾子問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一

各一本作民

流蕩者於名故也  
知之所以橫出者  
爭善故也雖復桀  
跖其所矜惜無非  
名善也名知者世  
之所用也而名起  
則相軋知用則爭  
與故遺名知而後  
行可也也夫投人  
夜光鮮不按劍者  
未達故耳回之德  
信與其不爭之名  
彼所未達也而強  
以仁義準繩於彼  
彼將謂回欲毀人  
以自成也是故至  
人不役志以經世  
而虛心以應物誠  
信齊於天地不爭

一本無能字

暢於萬物然後萬  
物歸懷天地不逆  
故德音發而天下  
嚮會景行彰而六  
合俱應始可以經  
寒暑涉治亂而不  
與逆鱗也蓄人  
者人必反蓄之也  
不信受則謂與已  
爭名而反害之也  
苟能悅資惡愚聞  
義而服便為明君  
君明則不苦無賢  
臣汝往亦不足復  
奇如其不尔往必  
受害故以有心而  
往無往而可無心  
而應其應自來則  
無往而不可也汝

一本無之字

曾甫南卷之三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將成之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夕順始無窮  
若始以不信厚言况死於暴人之前矣且管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蓋修其身  
以下偃拊人之名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昏者堯攻叢枝  
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  
不止其求實無已足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  
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  
乎雖然若必有以也當以語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克  
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造因素人之  
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  
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  
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  
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  
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斬乎而人善之斬  
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  
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道為徒也擊拳曲  
跽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

卷之三

唯有寂然不言耳  
言則王公必乘人  
以君人之勢而用  
其捷辨以距諫飾  
非而目將英之使  
人眼眩也色將平  
之不能復自異於  
彼也口將營之自  
救解不暇也容形  
心神乃且什已以  
後彼也名之曰益  
多適不能救乃更  
足以成彼之盛也  
順始無窮尋常守  
故未肯變也不信  
厚言未信而諫雖  
厚為害也龍逢比  
干居下而任上之  
憂非其事也故其

君勝之不歎令臣  
有勝君之名也夫  
暴君若叢枝胥放  
有扈非徒恣欲乃  
復求名但所求者  
非其道耳惜名貪  
欲之君雖復堯禹  
不能勝化也故與  
衆攻之而汝乃欲  
空手而往化之以  
道或端而虛正其  
形而虛其心也勉  
而一言遂而不二  
也惡之可者言未  
可也衛君亢陽之  
性充張於內而甚  
揚于外強禦之至  
也采色不定喜怒  
无常也夫頑強之

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  
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適之實也古  
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  
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  
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  
矣夫惡可以及仁猶師心者也

林慮齋云其言壯其行獨者言少知自用不恤  
衆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  
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  
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

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却倒一字曰澤若蕉此  
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為水  
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  
又玄亦纖纈亦纖不曰玄纈纈而曰玄纖纈此  
文法也如姓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邦  
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却  
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鑿况  
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  
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  
者而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

甚人以快事感已  
已凌藉而乃抑挫  
之以求從容自放  
而遂其侈心雖小  
德且不能成將故  
守其本意執而不  
化即汝之端虛勉  
一外合而內不訾  
以未足以化之也  
顏回更說三條內  
直者與天為徒言  
物無貴賤得生一  
也故善與不善付  
之公當耳一无所  
求于人若然者依  
乎天理推己性命  
若嬰兒之直往也  
外曲者與人為徒  
言外形委曲隨人

事之所當為也成  
而上比者與古為  
徒言成於今而比  
于古雖是常教有  
諷責之旨然寄直  
於古故無以病我  
也仲尼徒以為未  
可意謂當理無二  
而張三條以政之  
與事不冥耳雖未  
弘大亦且不見咎  
責然于化則未以  
其狹三術以遷彼  
非經心而付之天  
下也

**庸解** 行獨不恤眾  
議也輕用其  
國者人君動必乘

其國可安也若始往而刑耳若汝也始將也汝  
如此而往將為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  
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  
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  
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  
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  
能救人古之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  
告他人苟存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  
所行雖為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  
智私智也絕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  
蕩失矣總有用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器  
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以用智其  
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智皆天下之凶事以  
事不可以盡行言之况有禍也矧厚也厚德  
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德也我雖有德有  
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  
達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之  
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自  
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雷人者凶人

其國可安也若始往而刑耳若汝也始將也汝  
如此而往將為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  
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  
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  
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  
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  
能救人古之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  
告他人苟存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  
所行雖為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  
智私智也絕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  
蕩失矣總有用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器  
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以用智其  
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智皆天下之凶事以  
事不可以盡行言之况有禍也矧厚也厚德  
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德也我雖有德有  
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  
達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之  
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自  
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雷人者凶人

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人君用國不可輕也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輕用之於死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獲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救視之如草芥也民無如言民無所依歸也道不款雜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何如救之便是雜我既雜矣何能救他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

苦也存諸已者未定言不虛心應物而後思犯難也如以則彼所行雖暴我方自苦何暇救他德之所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橫出者爭善故也名知世所用也各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是謂凶器德厚信足足達人氣使不鄙任名聞不爭足達人心使不疑忌回德能無蕩乎智能無爭乎自家未能達人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人必

也况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蓄反及汝汝今此去殆且為人所蓄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波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波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坎所為波既不知賢則安知汝為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會召汝故曰若惟無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波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鬪爭也捷勝也汝到坎時為其所困則目况將眩然熒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

方為顏色以求平於波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容貌之間况見恐懼蹙擊之形也心且成之者言用心以成順之也梁武帝辯折賀琛處正合此卦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凶暴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水火救火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坎而注則其為惡愈無窮盡所為暴戾益甚矣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以信於人乃以不信之身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况為其所殺也龍逢比干

曾南有在經生

卷之三十四 齊人問世

十一

惡之矣彼好名而已  
已軌以名彼好知而已  
出以知回之  
以往殆自奮耳苟  
人君悅賢惡不肖  
則與汝同矣汝惡  
用求異哉唯其不  
知資不肖所以不  
可輕與言也若惟  
無詔王公句絕詔  
告也汝惟无詔王  
公則已言則必乘  
人而聞其捷聞捷  
者強與辨也聞捷  
不得反被它困此  
時恍然失其為我  
遷就求還方且不  
能自將焚之眼花  
不宰也色將平之

強與色就他也口  
將營之故出口不  
能但經營吻間也  
容將形之未言而  
依違俯仰也心且  
成之且放過為後  
畜也蓋多者增益  
其惡也順始无窮  
者順此而惡无窮  
盡也厚言深言也  
未信而深言也必  
為所殺龍逢比干  
修身拊民疑於款  
息君侯擠之不款  
令臣有勝君之名  
况與暴人爭名乎  
叢枝胥敖有扈當  
時用兵不止非但  
求實亦復求名實

皆修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民自別人之民汝  
乃下而偃拊之偃拊愛養之意也桀紂不愛民  
而汝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所以見殺  
修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擠怒之謂汝皆好名之  
過也叢枝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國為丘墟為  
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敖有扈之所  
以取禍至於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  
也不能勝言不能堪也言求利名之人雖堯禹  
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况汝乎勝音升堯禹  
無其事皆寓言也雖然以下是又設一轉言汝  
之款注也必有所以以用也且試以語我嘗試  
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  
勉而一者勉而謹終如始也能如汝則可否  
惡惡可者言甚不可也陽為充孔揚者言得志  
之人陽氣方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乘  
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  
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被見人人皆畏已而  
汝款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款案服汝心以快  
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日漸小  
德也言汝以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况大

利也惜名貪利之君雖堯舜聖人亦不能勝化且與眾攻之况空手而往化以道乎皆甚言其不可也雖然又轉使自陳以規其作用俾知耳端而虛正形以求虛非至虛也勉而一勉力以求一非至一也惡人可未可也以陽為充孔揚言衛君元陽之性內張而外揚也采色不定喜怒无常也不遠畏而順也寒抑也彼見人順已將抑過人之感動

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以端虛而求合于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我在內無所警病伎倆止於如坎詎能自以為可乎然則而下又設為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直實也此直字與真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渾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為徒外曲者外盡擊蹠曲拳之禮人人皆為之則我亦為之人於我亦無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違眾吾從下處生此等議論以說誚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為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以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以為證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皆有譴譴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訐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為罪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為徒者言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政事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

已而求自快感端勉是也容與自快意日漸以漸而進小德也此等之人小德不能成就况大德乎彼且固執其是而不回也即汝之端虛勉一外求合于人而內無疵病庸可化乎然則以下回又思其則內直者胸中是非善惡一應直道毫無撓曲不以己獨言不斲人善否如童子純一以听之天故曰每天為徒外曲者外面容貌如擊蹠曲拳

卷之三

十一



者委曲依人做去無此遠異故曰與人為德成而上此比合也言語教詔他雖諛中其去却不以為已有而以為出古人不自居也故曰與古為徒直處不露曲處不違成處不居總是於教詔中漸示委蛇意故以為可太多雜也政事也方法也言以三術事目方法太多終是不謀之安也言不穩當也以快行之天理人情而無拂逆固亦無罪然

方治太多而終是不安謀謀音疊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及化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為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也

○陸方壺云衛君前曠也議也輕用民力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蘗蘊崇相積也蘗草芥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意就之性而救之也思其去之即立不與易之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瘳治則思所以處之刑言汝始幾於往而成就幾耳始危也循循而後動所謂險些兒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而後存於己者未定則雜難則多多則擾擾則憂道難而心憂者自故

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故其名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謂為出乎哉以名相軋者勝而實亡以知相鬪者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者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且德厚而信矻者貴乎達人之氣矻慤實之貌達人之氣者即察言觀色之意名聞不爭者貴乎達人之氣言人雖不與我爭未以心悅而誠服若不達人氣不識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白於人之前則人將惡汝謂汝之有其美也敬誠服然後吾自是之意蓋先人之於我素心加敬誠服然後吾自是之意蓋先人之於我素心將謂我暴人之惡而貽害於波者故命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况反蓄之若不幾於為人蓄乎夫彼衛君者苟知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國自有賢者可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唯汝不待詔而自往彼將乘汝之輕身而以知巧鬪汝求勝汝於此時目將焚焉而眩惑色將靡靡焉以求平口將營營焉以自解容將踳踳焉以為恭心且曲曲焉以順成夫彼方鬪捷而汝以

陳註

而目將焚之色將平之兩語蓋一時流遁之狀以時方恍然失其為我方迂就求

化人師心言狎容心非死心也閑捷者正言以爭之也而蓄不免端虛勉一者正容以感之也而察不免內直外曲成而上比者微詞婉容以入之也而不可以及化故仲尼均曰惡人可

為恭心且曲曲焉以順成夫彼方鬪捷而汝以

眠之不能况暇與  
之辨乎口得營之  
欲出口而不能但  
經營物間正是苦  
處容將形之雖未  
言而依違俯仰固  
已屈矣心且成之  
若且放過為後圖  
也皆人情展轉所  
必至者舊解多失  
之

**侯註**

若唯無詔王  
公句絕詔告  
也汝唯無告王公  
則已言則必且乘  
人而闢其捷云云  
皆指顏子也

**劉註**

聖人無名所  
以無為無智  
所以無得無為則  
物莫不歸無得則  
物莫與競常人好  
名用智所以有為  
有得也有為則物  
不相服有得則物  
必與競故曰名也  
者相軋也智也者  
爭之器也

舊南句經三注

卷之三

十四

是成之則捷者愈捷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轉  
增其勝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以水救水轉  
益無窮不知所止矣故始順無窮夫君子之于  
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必成于暴人之前矣所謂  
始姓而刑耳以意來言昔者桀殺逢紂殺  
比干彼伊尹為者也是皆修其身而下偃撫人上  
拂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反愛之曰是好名者也  
名也者相軋者因其好修而所不免也昔者堯攻叢  
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立墟成厲鬼其用兵  
情實夫有為善之名與拂上之實者雖聖人猶  
不能堪而况若非聖人而可以求其名者乎  
觀作用之何如一其德性則可乎曰益欲以盛德  
其志氣而充積孔揚之色惟其色在也故采色  
氣滿揚為充積孔揚之色惟其色在也故采色  
莫之敢遠性助之為懼曰擴人之言語以為  
成案肆加說以名之曰漸乎其德尚不能成况  
大德乎哉日漸者以漸而進小德也彼既不  
大德而子欲以盛德感之彼將執而不化若之  
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訾者以事盛德之君可  
也而信乎君詎可乎蓋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  
量而信乎其不可也曰於此又思其則然則  
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則見人之生也直故內直  
子也以我之私意斲乎人之善其不善者一聽之  
詎以謂之童子童子者純一未發一聽之禮者而  
不以己私與之者而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生稽古為  
謂之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生稽古為  
實也古之謂之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謔之為一句  
其臆也直於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  
其則也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

卷之三

十四

顏回節

郭註

夫有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為為易者，請去異端而任其宜也。一若志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其

心則至道集於懷也。未嘗實自回者，未使心齋，故有其身也。得使未始有回者，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也。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者，放心自得也。場當於實而止也。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体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則

爾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政法猶法則也謀安也言依以而行天理人情而無拂逆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而已胡可以化人者使人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今爾猶挾三術是師心也師心則有意况固我者在胡可以及化乎夫子欲回先化已而後能化人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

幾矣理尽于斯也  
不行則易欲行而  
不踐地不可能也  
無為則易欲為而  
不傷性不可得也  
視听之所待者粗  
故易欺也至於自  
然之報細故難偽  
也則失真少者不  
全亦少失直多者  
報未有不當其分  
者也而欲遠天為  
偽不亦難乎有翼  
有知之喻言必有  
其具乃能其事今  
無至虛之宅無由  
有化物之實也夫  
視有若無虛室者

也室虛而純白獨  
生矣吉祥之所集  
者至虛至靜也若  
夫不止於當不會  
於極以為以應坐  
之日而馳驚不息  
也故外教未至而  
內已困矣豈能化  
物哉夫使耳目閉  
而自然得者心知  
之用外矣故將任  
性直通无注不冥  
尚無幽昧之責况  
有人間之累乎物  
無貴賤未有不由  
心知耳目以自通  
者也故世之所謂  
知者豈欲知而知  
哉所謂見者豈力

曹甫南經卷之三

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遽之所行終而  
况散焉者乎散上

林慮齋云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着也有而為  
之其易邪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為之甚易邪  
總萌此輕易之心則皞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  
易之者皞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生受用切實  
處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  
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  
猶在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  
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

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  
虛即為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即  
此虛字便是心齋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為顏子  
頓悟之言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  
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  
汝之所言盡其理矣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  
中汝能入其中而游不為虛名所感動有迹則  
可名終至有迹則是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  
迹無迹則心無所動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自坎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

卷之三 內篇 人問世

廿七

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資可以得資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姿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套馳于內耳目竭喪于外身處不遠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之勤者未

**劉註** 樊者外也不無實也雖王公之不德皆無實也無門無毒物皆有毒勿視其毒視其毒未有一門無毒者言人間無深無淺皆可畏也一入其中如過客遇于窮途之逆旅悶然而應無安排也

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語同但文更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坎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屋也以混然之一為吾所居而寓坎心於不浔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幾盡也迹是迹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為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况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迹則為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為坎却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為唯無為而無所不為則為難也

為人使易以偽言為人惑所役則易至於欺偽唯冥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偽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偽也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况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益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唯知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也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之中總有空缺處又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之闕喻我之虛則見

陳註

有而為者古  
人嘗難之有  
思必齋有為必戒  
欲神明其德者必  
齋心焉此仲尼所  
以告顏子也文子  
曰上學以神听中  
學以心听下季以  
耳听听止於耳則  
盡於耳之所聞心  
止於符則盡於心  
之所合而已听之  
以氣則無乎不在  
廣大流通所以用  
形而非用於形所  
以待物而非待於

物虛而無碍應而  
不藏故一志所以  
全氣全氣所以致  
虛致虛所以集道  
此心齋之象也

集註

為天使為人  
使與未始得  
使及得使之使相  
應顏子聞虛為心  
齋也而霍然有悟  
故曰回之不能運  
動如意者有我  
能運動如意者无  
我也夫子嘆其  
善而又告之曰汝  
能遊其樊而無動

曾南有全經三注

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不曰生明而曰  
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此虛明之地便是萬  
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  
虛處也唯止則虛唯並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  
慧之意若我終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  
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  
反說坐忘也耳目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  
所容心則順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  
心知何以謂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  
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

也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况人乎謂到  
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此  
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  
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  
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  
紐止如此伏羲几遽以行而終其身何况其  
下者乎几遽或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畢竟  
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  
發明不可粘上段說○陸方壺云顏回更思其  
方夫子曰齋吾語女夫女今已無則矣若再有  
則而為之亦豈易耶有則有意况易則有固我

卷之二十四 齊人問世

十八

此有奇章總三言

于名意合則言不  
合則止廣大而無  
門淡泊而無毒一  
處之以不待已焉  
則絕矣絕者絕于  
無我也絕迹以下  
重發以象不行而  
絕迹則易行而不  
踐地則難為人使  
則有我故易偽為  
天使則無我故難  
偽夫知不以知如  
人之行不以步鳥  
之飛不以翼者天  
使之也以所謂虛  
也室虛則白生心  
虛則道集蓋非有  
吉祥也而吉祥莫  
大焉人之安身栖

士洋以無歸矣而  
沈之類蓋人心自  
止而橫執以為不  
止是沈之馬伏槽  
櫛而意驚千里即  
拱默山林祗滋其  
擾耳夫耳目內通  
則無聞見外于心  
知則無思為如此  
則可以言虛而鬼  
神來舍矣况于人  
乎此所以余万物  
之化而不化于物  
古聖人所為服行  
終身者也

魯甫同筆歷三主

終不出於自然故與

終不出於自然故與  
法而不謀之意夫道不欲雜則多則擾擾  
則憂有而為之信不可也故以心齋進  
者無二心以氣聽氣謂愈息精神則聽  
以心聽息而愈微則符即道家火符之  
愈微氣息愈微則符即道家火符之  
一息順其自待物者也天符暗合故謂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天符暗合故謂  
者道也夫始有物也故曰唯道集虛也  
齋也夫始有物也故曰唯道集虛也  
無情千古聖學之根本無出乎此但讀  
勘過故不覺其妙也顏子一得淨師肯  
虛者未始有我之義也淨師肯便知所  
齋之後未始有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子然也告之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世網也常人之遊于世網之中易為浮  
謂敢言直諫能人之所不能性不量而  
取始辱汝若不能其名一因乎人而已  
鳴不入則止其語其默一因乎人而已

為不不開一門不發一葉渾然忘物忘我  
寓乎不自得已之中一宅者無問之羨不  
言不其幾乎且不自由則動有所不得已  
道不其幾乎且不自由則動有所不得已  
易易耳故曰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說斷  
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但貴處  
心應之則無情如人行地而不可見其  
轍迹則甚難耳所以難者天則全以世  
若為使人難知有則行則全以世情起  
飾貌易以偽為天則行則全以世情起  
然之中故難以為偽為天則行則全以世  
不者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一  
為庶幾大抵只一虛心焉盡矣瞻彼關  
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焉空缺則容  
也唯以虛明能應萬事也虛而皆順故曰  
止止二止字上止萃止之羨下止即虛  
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

魯甫同筆歷三主

七九

地補遺卷之三

林註

天自然也

為散符指性而言  
揚雄答賓戲慎修  
所志守尔天符正  
言性與天合如符  
券然也耳目本外  
而徇之于内心知  
本内而黜之于外  
虛也

毛註

耳目内通與  
首楞嚴耳根

圓通同意

止之反對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為馳騁不已  
身坐于此心逐於彼所謂凶害悔吝皆生於動  
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之感而一以無知之  
知應之思屏黜于外順萬物之體不為物交所蔽將見  
靈明洞煥與鬼神相通鬼神來舍而况於人乎  
是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也舜禹執此  
以為樞紐伏羲幾濠行此所以終其身而况其散  
焉者乎几濠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  
也○李衷一云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  
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皞天自然也有思又  
齋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皞天自然也有思又  
上學以神聽中明其德者况齋心焉文中子曰  
耳則盡于耳道家火符之符于符則盡于符則  
合而巳符即道以氣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  
靈關徹也聽之于形所以待物而非待于物虛所以  
用形而非用形以集道以心齋之象也未始待使  
致虛致虛所以集道以心齋之象也未始待使

言運動未如意者有我也得使言運動能如意  
者無我也夫子曰盡矣言虛之理盡也入游其  
藩藩樊也外也言不虛也入則鳴意合則與言也  
言不為虛名所動也入則鳴意合則與言也  
入則止意不合則不言也無門心廣大也無毒  
心澹泊也一混一也混然之一為居而寓心  
於不為已則幾矣幾者幾無我也絕迹以下皆  
發明以義人之處也若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  
斷滅諸相直易耳故曰絕迹易只為有不行如  
已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屏絕但處以無心應  
以無情如人行地不見轍迹是為難耳為人使  
以未始得使也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為易  
以為始得使也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為易  
故難以偽天使即得使之也知行止語默渾全  
行不以偽鳥如飛者無知而所謂虛也室虛則  
光必爽而白鳥之飛不虛則靈明所謂虛也室虛  
吉祥吉祥莫大焉止止則靈明所謂虛也室虛則  
虛處也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非即  
馳而仰坐馳如言陸沉之類蓋人心本止而非  
自止循馬伏槽擬意驚千里即拱默山林祇自

金剛經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一



葉公節

王使諸梁甚重者重其使

欲有所求也甚敬而不急者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事無小

大以有不言以成為懼者以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者以成為懼者不成則怨矣以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成則有陰陽之患者言人患雖去然喜懼戰于胸中固已結冰炭于五藏矣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其有德者能之矣無欲清之人者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饜儉薄也所饜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

曾補南華經注

擾耳耳目內通則無聞見外乎心知則無思為如以則可言虛而鬼神來舍矣况人有不化乎以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一于物古聖人所為服行終身者也大抵仲尼語回欲化衛君身上討只從己心內討如己心裏有一段欲爭鬪他欲感動他欲委曲他的意思便不虛便被他牽去便是坐馳我已化於物安使化物只一己之志以道集虛心中空空淨淨了無門戶了無垢毒外不徇耳目內不起心知一以自得已之道處之都不曾着意去感化他他自然化如不行之步無翼之飛神明合德玄聖為徒矣故曰鬼神將來舍况人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益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

卷之三

三十一

難非美食之為也  
事未成則唯恐不  
成耳若果不成則  
恐慎結于內而刑  
網羅于外故曰是  
而不可解於心  
者自然固結不可  
解也無所逃于天  
地之間者千人聚  
不以一人為主不  
亂則散故多賢不  
可以無君此天  
之道必至之宜也  
若君可逃而親可  
解則不足戒也故  
曰是之謂大戒知  
不可柰伊者余也  
而安之則無哀死

樂師易施之有哉  
故宜然以所遇為  
命而不施心于其  
間民然與至當為  
一而無休戚于其  
中雖事凡人無  
往而不達而况君  
與親乎事有必至  
理固常通為人臣  
子者任之則事濟  
事濟而身不存者  
未之有也又伊用  
心于有身哉若乃  
信道不篤而悅惡  
存懷不能與至當  
俱往而謀生慮死  
未見能成其事者  
也交近則必相靡  
以信者近者得接

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  
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  
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立  
請復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  
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  
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  
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  
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  
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林孺齋云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  
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急  
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叩之事其應常緩匹夫  
之相與叩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况諸侯乎所  
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  
言曰事無大小鮮不言以權洽方得事成也寡  
鮮也不道不言也為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  
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  
以憂思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

故以其信驗親相  
服服也遠則必忠  
之以言者遙以言  
傳意也夫喜怒之  
言若過其實傳之  
者宜使兩不失中  
故未易也凡溢之  
類也妄言嫌非彼  
言以傳者妄作也  
莫者莫然疑之也  
傳言者歟言就傳  
過言似於誕妄受  
者有疑則傳言者  
橫以輕重為罪也  
引法言以証之言  
雖聞臨時之過言  
而勿傳也又稱其  
情而要其誠致則  
近於全也

**劉註** 寡不道以權  
成未有不依  
于道能伊美滿成  
就無後悔者也  
食也執粗糲无欲  
清自謂服勞勤苦  
非有求于世雖家  
人亦然伊至內熱  
飲水若貪利登外  
者與則憂思之為  
也說得甚苦切

其後皆無患者唯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  
曰孔子之語也我今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  
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為粗臧者不知為臧臧美  
也言粗食亦猶美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  
厨爨之間竈常不冷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既  
憂思飲食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  
胞中集勞夕已飲冰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  
曾實理事已成坎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  
兩受患也為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  
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也大

戒者大恣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  
坎心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羨人世之當為  
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為之事名曰君  
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伊適非君莫非  
臣子伊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  
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  
之安而後為之此心總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  
施於前而不能變易益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  
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  
柰伊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為

**焦註**

葉公之憂在利害財害之

極不過死而已故夫子以生死決之忠孝人猶能言不易施乎前則未易言也蓋事心則身忘身忘而哀樂無所錯矣惡能施乎其前哉故卒之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悅生惡

也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須溪云只此一語慷慨明達談笑有餘夫不可奈何非衰頹之謂也其自決如此

至德之士為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當朴實做向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生歿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立請復以下又轉一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為信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况有人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曰溢惡總是一等過當說話况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就未能盡信莫致疑貌也總至致疑則兩邊之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况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為戒法言者古有此書也故舉以為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

陸方壺云葉

公名諸梁字子高即論語中問孔子於子路者  
 楚使乘公之齊疑有兵革之事公謀於夫子曰  
 今王之使我也其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貌雖隆重而情實疎慢  
 匹夫有志為不可奪而况萬乘乎吾恐其不能  
 辦大事故甚慄焉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  
 無大小鮮不道以權而成者若不能得其權心  
 則事故不成事不成則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  
 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  
 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惟  
 有德者能之乎夫我平日自奉甚薄所食者皆  
 粗而不善疑下司火之人便其簡薄常自清涼  
 無有若於炙熱而飲冰意者以此食澹自覺無病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意者其內熱歟吾雖未  
 至于觀見行事之實而巳有陰陽之患矣事若  
 不成則人道之患又所不免是兩病也夫子何  
 以教我天下之大成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  
 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余自其職分之  
 所當為者而言一曰余自其職分之  
 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于君臣故臣之事君  
 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既無所解故事親者惟  
 盡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而安之斯得為孝之  
 至矣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  
 不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  
 也皆在已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為人欲所奪則  
 因物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亦  
 如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而安之若余不樂不  
 乎其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余不樂不  
 謂不容人為也安之若余不樂不  
 為盛德之至夫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  
 不待已便是羨余君子行吾有事之實盡吾  
 分之所當為者而已蓋不知有其身也念頭起  
 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蓋生也念頭起  
 於有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已  
 歿生無變于已者兼公其以是而行則可矣此  
 段道理最大議論甚正人謂莊子大言無當觀  
 此寧不少省上正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病之  
 憂此則教以為使之道曲盡人間情狀熟於世  
 故者方知有味復白也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  
 順也信符信也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辭余一

且以節

郭註以巧鬪力者本共好戲款

勝情至潛與害彼則不復循理也以別飲酒者尊卑有淫液則淫流縱放無所不至也夫煩生于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遺風波而不行則實不喪矣事得其則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夫忿怒之作无也由也常由巧言過

見符信便相靡順外交鄰國也鄰國涉遠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已之心以言告之方可濟事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最難兩國相和則必多溢美之言相怒則必多溢惡之言凡溢言過實多近於妄妄則不能起人之疑故聽言者莫者疑象聽言者疑則傳言者必受其怒矣故法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恐其疑而生禍也如是則廢乎其全矣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默歛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

實偏辭失當譬之野獸跡之劣地意急情尺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第然暴怒但生現疵以對之也夫寬以容物必歸焉對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寬也苟不自寬安能知福之所齊詣和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也無迂令者傳彼實也無勸成者任其自成也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矣

心厲尅桀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林慮齋云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句句皆是世情以皆莊子效處以巧鬪力今之戲相搏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格手只是戲劇其終常至於實實爭打益其戲太甚則

美成者任其時化  
譬之種植不可一  
朝成也若彼之所  
惡而勸強成之則  
悔敗尋至故曰惡  
成不及改也乘物  
以遊心託不得已  
以養中言寄物以  
為意任理之必然  
者中庸之道全矣  
斯接物之至也當  
任齊所報之實俾  
為之齊作意於其  
間哉莫若為致命  
此其難者言直為  
致余鼯易而以喜  
怒施心故雖也

呂註 夫傳兩喜兩  
怒之言而不

敢盜者凡以善終  
之難不待不謹其  
始耳觀聞力者始  
陽卒陰飲酒者始  
洽卒亂則知人之  
相與始于信卒乎  
細事之在人始于  
至也夫一言之發  
激怒于人非風波  
乎人既激矣將行  
其怒非實喪乎故  
忿之設也無由曰  
巧言偏詞每以過  
實不擇正理如獸  
之畏死不擇好音  
氣息第然而出則  
所者並生厲心而  
忿從此設矣尅者

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也泰至過當也相招而  
飲皆以禮也洽初筵秩秩之時也亂載號載嘍  
之時也益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為樂也多異常  
故或成爭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他事亦常  
如此也諒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為一事未嘗不  
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生焉此又一事也始  
者之有所作為止為苟簡之謀美到末後却成  
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說世間又粘起個言行  
來益人世之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  
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總說個行字便有名有  
迹有名則喪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  
紛紛而不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  
成患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  
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花巧  
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歎歎不擇  
音言歎歎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以譬喻忿設  
巧言之人終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  
擇今諺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第然者怒  
也厲狼戾也怒氣既起則很戾之心並生我既  
如坎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剋桠大至必生不肖

如坎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剋桠大至必生不肖

曾子有言

曾子有言

責人太切核者認  
真太甚本以望人  
之美也而人或以  
不肖之心應之于  
是而知止焉可也  
而不知其然則積  
忿成患將不知其  
所終矣終即前所  
謂卒乎鄙卒乎巨  
者也君命之將率  
意迂改事之未成  
勉強以勸此即溢  
美溢惡之言故曰  
過度益也溢則傳  
言者殃能無殆乎  
美成在父者成人  
之美必優游於交  
友乃可入也惡成  
不及改者一言價

事並生心屬悔將  
無及也夫人喜為  
溢言者意必存懷  
而不能虛焉故耳  
乘物遊心則忘已  
託不得已則忘物  
斯則因其余而致  
之我无心也何必  
有所作為以還報  
哉夫子告葉公或  
以為次於顏子而  
實亦不能外于虛  
也

季註

聞力者始陽  
始治卒亂人之相  
與始寧否事之在  
人始簡卒鉅言之  
發激怒乎人非風

增補南華經三言

之心或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為怒所使而不知  
其然矣既為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  
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  
此爾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結令君命也無  
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  
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成  
亦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  
多也終於平常心上起箇過當之念便是有求  
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  
遷令勸成皆是過當之念則其謀事也况危故

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好盍難初非一日可成况  
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父一言之不相投  
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  
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  
所以尤當慎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游其心  
於自然托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  
為盍至矣又何况有所作為而後歸報邪報反  
命也作為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致  
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方可就此又  
着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謂游於殼中中

增補南華經三言

三言



波乎人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故忿之設也無由巧言偏詞每過實不擇正理如獸死不擇好音氣息弗然而出則听者並生厲心忿從此出矣射者責人太切快者認真太甚本望人美而不知其然則積怒成患而不知其所終矣終即所謂卒鄙卒巨也君命之將卒意迂改事之未成勉強以勸以即溢美溢惡之言故曰過度溢也溢則傳

言者映能無殆乎美成在父者成人之美又優游勤戒乃可入也惡成不及改者一言僭事並生厲心悔之不及謂子高此去須優游順他不可任真急迫至激他忿乘物游心則无悅惡托不碍已則安若余莽中莽道心中也中便无倚着无罣碍以無心應以无情如此則因命而致伊必有所作為以还報於此亦其難者難不在致命而在莽

夾者中地也此篇名以人間世者正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談論果為如何但讀其書未仔細耳始蓋以天下善終者少始為善者其後率以不善繼之况始不善乎故以巧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太至則多奇巧何以過喜而相邀其卒也常至於怒而相擊伊者蓋以戲太甚則多奇巧字得不相角而相擊伊者蓋飲酒者初進秩秩始乎治也卒之載號載而常至於亂伊者飲秩秩始乎治也卒之載號載而不相狎而亂伊者飲秩秩始乎治也卒之載號載而皆作始者不知所慎故始焉苟簡從事而其終

也遂至於決裂潰散而不可收拾故其將畢也巨君子懷坎求圖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為先之夫言之所由喪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起也行之實之所由喪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起也行之風波則易以傾覆實喪則易取敗危君子觀以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說也無由巧言者基之巧言偏辭不擇矣故忿之說也無由巧言者基者並生心屬忿所由生職此之故言可不慎乎哉若乃心行艱險冠楨大甚人皆苦其不可不慎乎况以不肖之心應之應雖在彼致實在我早自省改或可善終也今而為不知其然也在我早自吾將不知所善終也今而為不知其然也在我早自遷令無勤成承君之命慮其所終故法言有之無可率意遷改承君之命慮其所終故法言有之無遷勤成益以過度則益益則殆事且使以傳而君之好成人之美者必優柔漸漬而深交之然後其言可入故曰美成在久若一言僭事兩心生厲惡戾一或改悔伊及故曰惡成不及改可

中也意君之命每  
親之命等也不可  
辭也事之成與事  
之敗命也所當安  
也傳其常情既無  
人道之忠听其自  
然又无陰陽之患  
成敗置于度外美  
惡順其自至而我  
無容心焉以此致  
命伊維之有哉

顏闔一節

鄧註夫小人之性  
引之執制則  
憎已縱其无度則  
乱和不知民過之

由已故罪責于民  
而不自改也正汝  
身者反栗與會俱  
所以為正身也形  
莫若就心莫若和  
形不乖逆和而不  
同也就不欲入就  
者形順入者不與  
同也和不欲出和  
者美濟出者自顯  
伐也若遂與同則  
是顛危而不扶持  
與彼俱亡矣故當  
模格天地但不立  
小異耳自顯和之  
且有含垢之声濟  
彼之名彼將惡其  
勝已妄生妖孽故  
當悶然若晦玄同

不慎與吾子若能乘有物之感而將心於無物  
之天托於養命之不待已者隨分自盡常養吾  
心之中使其不偏不倚順應無情斯其至矣何  
所作為然後可以為報耶報謂還報益事求其  
可功求其成不於知為之末而不循天理之  
自然者非聖賢所貴故莫若以中致命然此亦  
其難者豈易易耶况須平日養以中德者在然  
後安而能慮靜而能應苟為不然則臨事而眩  
雜擾而憂者  
抑又多矣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造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  
心莫若和雖然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  
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  
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  
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  
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  
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饒飽達其怒

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也彼且為嬰兒七旬言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敬耳今知強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積伐汝之才美以犯人此危殆之道故戒之為其殺之之怒者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為其決之之怒者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

而怒至時其飢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此虎之所以媚於養已也矢溺至賤而以宝器盛之愛馬之至也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言雖救其患而檢馬之不意故驕而至此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心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輶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胞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振音臍

林慮齋云顏闔將為太子之傅而求教於伯玉也有人於此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鑒也殺猶銷鑠也隕霜殺草之殺言其德性為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為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况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術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為過惡則不知改柰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正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為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為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波必忌害必成禍殃故曰為聲為名為

而怒至時其飢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此虎之所以媚於養已也矢溺至賤而以宝器盛之愛馬之至也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言雖救其患而檢馬之不意故驕而至此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心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李註

有人於此指太子也天殺

循言天奪其鑿也無方无法度也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却智能知人過而不知之由已故但罪責人不自改也正汝身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後也隨順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邊為順後之形內邊却盡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之二者指就與和也就者形順入則與同

惡矣故就不欲入和者心調出則伐能矣故和不欲出就而入則與之同而不知所扶持連我卻放倒了且為顛滅崩壞和而出則與之異而不知所將順彼又然忘害我且為名名妖孽為嬰兒如无知小兒也無町畦無畔崖也無涯无涯際也總是且順他去但到他有可竟悟轉移處便點化又要无疵失他意思使彼順不自竟故曰達之入于無

卷之三

四

妖為孽以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崖者無言為事不想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崖皆是形容無知妄為之人彼方如以無知如此妄為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昔父軒於此嘗言莆中舊有人父歿不葬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業盡棄親戚憫之歛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為眾親皆忿之有族人馬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為一夕酣飲至於盃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為善人正此處道理汝不知夫螳螂以下又說幾個譬言螳螂恃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轍以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屢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之忌者况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况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於養已者亦有媚受之意况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况為

受之意况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况為

曾子

卷之三

四十三

地補南華經三言  
痲與為嬰見者就  
也達之者和也入  
無疵者不入不出  
無此毫卒然失其  
意也蹙脚之怒臂  
者伐也出之譬也  
虎之媚者順也就  
之譬也馬之毀首  
碎胸者拊不時也  
入无疵之譬也夫  
虎至暴馴之則媚  
馬易馴諱之則暴  
與惡人處可不慎  
乎彼不度時不審  
幾徒欲以有方救  
其無方直蹙脚之  
當車轍耳鮮不敗  
乎顏回子高顏盍  
三段地位各不同

慮心者無意也耳  
目忘其在我故不  
言而化遊心者无  
為也哀案忘其在  
物故有言而成和  
不入就不出則為  
而有意矣委曲迂  
就于物我之間故  
因机而溟然一則  
曰寓不得已一則  
曰托不得已故與  
其有事不若无事  
與其有心不若无  
心

呂註  
就之失在入  
入則舟之同  
和之失在出則  
與之異故為顛滅  
崩蹶為声名妖孽

魯甫南華經三注

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珉灰泥之  
器也以坻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蚊蚋聚於  
其身不能隨時搏拊而去之則其馬必至决去  
街勒毀碎其身首上轡絡月題之類此其中心  
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  
僕僕然緣聚也亡與忘同此蓋美成在久惡成  
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有終身後遊而亦有至  
於為仇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棄公子高與顏  
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曉云夫使多  
詐之國傳不道之儲人問世所難也聖賢處以  
亦况齊道矣故以仲尼作訓而伯玉出處合於

聖人之道者復以伯玉終之人謂莊子非聖其  
然豈其然乎顏闔將傳崩賸問於伯玉曰有人  
於此其德天殺殺者降殺之殺有方人即太子也  
天殺者天薄其賦使之無德也方法度也言縱  
其敗度將來危吾國一以法度繩之則禍不  
旋踵且彼之智造足以撥拾他人過失而自  
不知吾其奈彼何哉伯玉於是傲之以戒慎教  
之以正身蓋正身乃師人之本而戒慎者防  
乎其防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形莫若就心  
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  
形而內盡調和誘導之意乃為得之雖然二者  
猶覺有病蓋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而然者一  
味依何病蓋相入無間則連身放倒且失而為  
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為揚已之能彰人之為  
過則必自取嫉害且失而為聲為名為妖為孽  
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即與之為嬰兒云云  
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準繩也無崖言  
無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益事無  
覺有可達徐加點化入於無疵而後已蓋事無  
道之君法當如是其與之為者非故縱之也正

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身之為嬰兒以至達之入於无疵則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國雖身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所有而通之以因机點化之妙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告之以王道是也

**補註**

彼且為嬰兒一段即法華應以比丘身淨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應以女人

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為說法意附之不時是言愛馬之甚見有蚊虻卒然搏之出馬不意故致驚怒也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驕之則暴故身惡人處不可不慎也君不審斃不量力徒欲以有方救其无方則螳螂之怒臂當軼耳

**匠石一節**

**節註**

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為文木物

欲得其可達之便從而達之也若徒悻悻自好挺身犯諍於恭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而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以犯大難也積伐已之才美以犯人者不幾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食以生物恐其殺之也怒也夫養虎者以全物恐其決之怒也蓋虎性一怒則咆哮難制時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媚之彼雖異類亦將與養已者媚乃至為虎所殺者不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盛矣以筐盛溺以羶適有蚤蚤聚嗜則當僕緣拊而去之若使馬性一劣將決對勒碎胞首絡轡之具而不顧寧復顧我之愛耶意有所至則愛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連發三喻欲使量已量人無伐才美無犯怒心然後無道之儲可傳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樑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曹甫南卷五十一

世

四

莫不若是者物皆  
以用自傷也然歟  
乃今得之言數有  
脾睨已者唯今匠  
石明之耳為予大  
用言積無用乃為  
濟生之大用若有  
用久見伐矣然歟  
之散人又惡知散  
木以戲匠石也弟  
子沈嫌其以為社  
自榮不趣取于死  
用而已匠石謂社  
自來寄耳非此木  
求之為社也以為  
不知已者詬厲言  
此本乃以社為不  
知已而見其病也  
道宗之於本自以

無用為用雖不為  
社亦終不近于剪  
伐之用也所保與  
眾異者彼以死保  
為保而眾以有保  
為保也利人長物  
禁民為非社之象  
也夫無用者泊然  
不為而群才自適  
用者各得其叙而  
不身焉以无用之  
所以全也汝以社  
奢之無緣近也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歟乃今得之為予  
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歟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  
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  
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  
之不亦遠乎（操音歷）（散上声）（櫛音瞞）（粗音粗）  
（幾平声）（覺音教）（梧音割）（趣音促）

林慮齋云曲轅山名也櫛木名也社之中有此  
櫛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

栗古者社中皆况以大木為主挈之以手量之  
也兩手合而圍之為一圍百圍至大也十仞至  
高也枝可為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  
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也  
液櫛其液出而櫛櫛然也對柱也立木以為柱  
故曰對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為用者也櫛  
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我為散木則是以文  
木而比量我也粗黎櫛柚果蓀皆文木之可食  
者故為人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  
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

歿罵匠石之言也猶今人罵人以半歿漢也為  
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  
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久矣又安能至其大  
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添個也字若與予皆物  
者匠石雖人我雖櫟對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  
以物相說故曰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  
物也一句之中四個也字一個哉字此皆莊子  
文法奇處汝亦無用之人何說我無用之木故  
曰幾歿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診占也弟子聞其  
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

况用而為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木  
也其所以為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  
為汝不知己之人以為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  
辱也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剪伐之彼之所  
保自與眾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  
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剪乎此幾字  
與殆字同意○陸方壺云夫櫟社大對匠石不  
顧而弟子則飽觀之蓋不知其無  
用也故匠石因其走報而語之曰散木也以為  
舟則沉為棺槨則速朽為器則速敗為門戶則  
液構然而此為柱則蠹不達於用以故歷年多  
而成形大也匠石歸而社櫟見夢言汝謂予不  
材惡乎此予哉將比予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  
文伐者無幾矣今夫相黎橘柚果蓏之屬非不



造人用也然實熟則剥則辱此以其材能自若  
者物之故不理莫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豈唯木也  
凡物之理莫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豈唯木也  
久因久得大乃今為予大用使予久矣以無用不  
剥即辱且得有此大取且我無用之間皆物也柰何哉  
以有用而為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柰何哉  
以彼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然則汝雖有用亦  
之理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然則汝雖有用亦  
幾成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為之散木匠石亦  
而論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為用則匠石亦  
用不為社可也為社非社也石曰汝為密而勿  
言彼直寄迹焉耳非社也石曰汝為密而勿  
不知已者詭厲且彼縱不為社亦豈有剪伐乎  
哉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眾異焉耳而以羨喻  
之不亦遠乎益托社求全是亦一羨也但櫟直  
不為是耳

○南伯一節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比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言註

隱將比其所  
籟者其枝

蔭可以隱庇千乘  
也天王不材於日  
官故百官御其事  
而明者為之視聰  
者為之所知者為  
之謀勇者為之悍  
夫何為哉玄默而  
已而群材不失其  
當則不材乃材之  
所至賴也故天下  
樂推而不厭乘萬  
物而無害也白顙  
亢鼻痔病巫祝解  
除并於三者又妙  
選驛角然後敢用  
巫祝於此亦知不  
材者全也夫全生

必有異材矣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  
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  
為棺椁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  
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如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  
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狻之  
棧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  
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夫  
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  
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

者天下之所謂祥也  
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  
神人者无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呂註

前論大木以不材終然以次論荆氏地之患是以聖人之人之於用致之類充深藏之為尤密故無用而用之以通不材而材為之使則將人世間而古不可不知也

李註

隱將託其所賴者言其枝所萌可以隱託千乘也木惟不才故能全大生古之神人所以全生亦不才耳故曰神人以不才不才荆氏地名枝樗也麗屋棟也棟傍為棺用也以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伐或三四圍或七八圍唯其可用

痔病者不可以遠河此皆巫祝以知者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林慮齋云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紬繹數句別說話見大木之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對之下而求其所蔭籟亦能託之故曰隱將託其所籟託自我託物也籟波求蔭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芋莖然舌食紙反以舌舌之則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着人如醉言其臭也此木惟其不才所以能全其生至於如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材嗟乎嘆美之詞也荆氏地名也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言可食之木坎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枝樗也麗屋棟也高名天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二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禪傍為棺用也言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四圍四圍而見伐或七圍八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唯其有可用所以自禰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之中有曰牛白顙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

增補南齊書三言

所以自禍故曰以  
材之禍也白類元  
鼻痔病巫祝弃此  
三者必妙選驛角  
然後用祭以在巫  
祝亦知其不才者  
全矣夫全生者天  
下所謂祥也必不  
才然後得全其  
生則巫祝所謂不  
祥者乃神人之大  
祥者也

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莊子好奇專要添此  
等說話造者注也言不可以之注祭於河也此  
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為不祥而不知  
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  
此不祥乃大祥也凡坎二段皆言處世之難若  
求以自見於世况招禍患故以此譬之也  
云商丘之地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於衆木  
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賴其大異於衆木  
以為棟梁俯視其大根則如輪軸之解散而不可  
則使人狂醒如醉三日而不能已然則其果不  
材之木也故神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為大因是以  
知神人之所以為大者其亦以是材故精神

○支離一節

節註 齊與臍同  
隱于臍間也  
千頂頭低而肩高  
千頂也會操會合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操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繅足以餽口鼓筴  
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  
疑固人不壞而天獨存也若夫宋之荆氏其地  
宜楸栢與桑固亦有大有大者然其拱把而上則求  
狙猿之枝者斬之矣三圍四圍則求高門之鹿  
者斬之矣麗屋棟也七圍八圍則貴人富商之  
家求棺木之槨傍者斬之矣槨傍官之全邊也  
是皆以其才而見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  
中道夭於斧斤才而取禍不若不才之得免於  
禍也故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額者豚之亢鼻者  
與人之有痔疾者皆不可以祭河以在巫祝則  
以為不祥矣而不知神人以為大祥欬大意謂  
處世之道太忌恃才揚已故寓言大木以無用  
自全非謂不蠢然如縣疣如附癭者而後  
洋免于禍也  
河謂以人為巫祝也

增補南齊書三言

增補南齊書三言

增補南齊書三言

其髮而撮其髻也

古者髻近頂脊曲

而頭低故髻指天

也管脰也言五藏

之脰皆在上也兩

髀為脅脊在髀裡

也挫鍼縫衣也治

緝完衣也鼓筴播

精以箕簸米也徵

武士則攘臂其間

恃其無力故不竄

匿也有大役則不

受功不任作役也

後則不與賜則受

之支高其形者能

自全如况况支離

其德乎神人无用

於物真而無詐故

曰支離上二段以

木喻其段以人喻

也

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

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

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

乎

林鬪齋云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願

下而至臍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椎髻

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

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脅也此形容廢

疾之人爾挫鍼縫衣也治緝浣衣也以此為餽

口之計鼓筴以箕簸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米

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

戰者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工

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

城杞賦功於諸侯戰後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

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

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用也

此與不材之木亦同意

陸方壺云支離支體

不全之貌疏其名也願

口旁兩頤也臍腹臍也會撮髻也五管五脰也

髀人大腿也脅人兩臂也言支離身曲而背聳

其狀若此挫鍼縫衣也治緝浣衣也足以餽口

食以自食也鼓筴播精籩米出糠稗也一鼓可

徵武士則支離雖攘臂而不徵簡其廢也上有

呂註 徵武士則攘

臂於其間者

恃其無用故不自

竄匿也有大役則

不受功者不任作

役故也役則不與

賜則受之支離其

形者徒能自全如

以神人无用於物

而物各得自用歸

功名於群才與物

實以支離其德也

○孔子一節

**部註** 鳳兮鳳兮 如德之衰也

言當順時直前 盡乎會通之宜 世之盛衰 莫能不足 竟故曰 仰如來不可待 往不可追 趣當盡臨時之宜 耳有道成焉 无道生焉 言付之自尔 而理自生成 成非我 也豈為治乱 易節 哉治自求成 故遺而不敗 乱自求生

故忘生而不死也 方今之時 僅免刑焉 言不瞻前顧後 而盡當今之會 實然與時世為一 而後妙當可全 刑名可免也 福輕乎羽 莫之知載者 足能行而放之 手能執而任之 听耳之所聞 視目之所見 知止其所不知 能止其所不能用 其自用為其自為 恣其性內而無纖芥 於分外 缺無為之至 易也 無為而性命不全者 未之有也 性命全而非福者

大役則支離以常疾 不受功復其身也 上與病者 粟則支離受三鍾 與十束薪 優其賜也 夫支離其形 尚足以自養 而終其天年 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其德者 不自見 不自伐 藏其用於不 用 泯其能於無能 故得免於世 而自全也 上以木喻 缺以人喻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 仰如德之衰也 來世不可待 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 聖人成焉 天下無道 聖人生焉 方今之時 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 莫之知載 禍重乎地 莫之知避 已乎已乎 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 畫地而趨 迷陽迷陽 無傷吾行 吾行卻曲 無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 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 漆可用故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林慮齋云**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說侮聖門也 來世既不可待 已往之世又不可追 既生斯世 而為斯人 時既不可為 則當自晦而已 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 非知時者也 故曰德衰 天下有道 則聖人可以成其功 天下無道 則聖人全其生而已 方今之時 亂世也 但以苟免於刑為幸耳 又何敢他求乎 故曰方求之時 僅免刑焉 處亂世而僅免刑 以全其生 此特一羽之福 而汝

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什以無為之至易而知彼有為之至難弃夫自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者奉其性內則雖負方鈞而不齋其重也外物

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卒不可檢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真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万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狹亡陽也亡陽任獨不瀉于外

亦不知有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不滿眼禍殃大如屋即此意也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曲者言回護避就也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山木以有用而招斧斤之禍是自取寇傷也

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陸方壺云楚狂歌鳳其言則隱全生免禍亦聖賢處世之所不廢但以警世之人汲汲於功名之會而不知利害者聖賢豈若人哉以諷孔子則大不然鳳兮鳳兮聖世文明之瑞物也今當亂世而出伊如其德之衰即將欲開太平于萬世挽淳風于三代耶來者不可待往者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能天下無道聖人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戮而已矣烏可有為乎哉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戮而已矣殆易於舉禍重於地胡不知避已乎伊暇臨人以德也殆乎殆乎以傷吾行乎吾行卻曲胡自迷陽胡自昧其明以傷吾行乎吾行卻曲胡自枉其直以傷吾足乎山以生木而自戕膏以引

此南華經三言

則吾行全矣天下  
皆全其吾則凡稱  
吾者莫不皆全也  
吾行卻曲無傷吾  
足者曲成其行各  
自足矣有用則典  
款為功無用則自  
全其生夫割肌膚  
以力天下者天下  
之所知也使百姓  
不失其自全而彼  
我俱達者儼然不  
覺妙之在身故

欒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三終

火而自煎桂以味辛而見伐漆以玄澤而見割  
人皆知有用之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  
用者之不可為身害也曰李裘一云天下有道則  
聖人可成身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生而已方  
今世亂得苟免于刑幸矣敢他求乎免刑全生  
一時之福而不知載世亂及身終身之禍而不  
知避臨人以德則未幾其冥乎道盡也而趨則未  
能滅其跡迷陽言自晦其明無傷吾足而趨則未  
卻曲言退身曲全無傷吾名招徠者之譬意嘻樂  
之見伐皆不知隱身求名招徠者之譬意嘻樂  
社商斤故不用者所以大用也概栢之象以材故  
天斧斤故不用者所以大用也概栢之象以材故  
祥也支節也離不合也踈不親也皆與世無偶  
之意木以直冠火以膏煎桂以食伐漆以用敗  
嗟嗟七君子陵亂凶之末流不韜光斂跡自負  
材智昭昭欲買名聲于天下其遇灾禍何可勝

卷之三

三

